

陈伊君 著

红账本之谜

小路突现夜半惊魂/分明有人要杀人灭口,不要说这只是一则普通的讣告/兴许里面暗藏玄机;
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怎么会没有血;这些人朝着无间地狱行色匆匆/一定受着利的驱使;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逃生之门”;尸体上留下五个弹孔/是他戕害七条生命的回报

文匯出版社

红账本之谜

陈伊君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账本之谜 / 陈伊君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5496-1228-4

I. ①红… II. ①陈…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2356 号

红账本之谜

作 者 / 陈伊君

责任编辑 / 陈今夫

封面装帧 / 张 懿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270 千

印 张 / 11.5

ISBN 978-7-5496-1228-4

定 价 / 29.00 元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小路凶案..... 3

小路突现夜半惊魂/分明有人要杀人灭口

第二章 血色夕阳..... 21

不要说这只是一则普通的讣告/兴许里面暗藏玄机

第三章 不速之客..... 38

今晚我家的不速之客/竟然是连环凶杀案的受害人

第四章 彻夜难眠..... 56

香樟树下看“风景”的魅影/装饰了我的噩梦

第五章 欲火焚身..... 73

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怎么会没有血

第六章 国道险象..... 90

面朝大江/春暖花开还是惊涛骇浪

第七章 红色账本..... 106

砸伤主人的古董/博物馆才是它的理想归宿

第八章 月色夜猫..... 123

今晚我才是夜猫子/顶着月光在案发现场徘徊

第九章 草檐风波..... 142

既上不了天堂也下不了地狱/她只配搭欲望号街车

第十章 神秘情人..... 160

兄弟啊/唯有你是我眼下灵感乍现的光亮

第十一章 阴阳对话..... 179

星星闪烁静寂的眼睛/伴我跨越阴阳之界

第十二章 江边搜索..... 198

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将写下/相信未来

第十三章 鬼屋兽恋..... 216

玛娇的女人背后都有一个富男/那个富男是谁

第十四章 空中宫殿..... 235

古有空中花园今有空中宫殿/象征什么

- 第十五章 误入旁门..... 253
怎么这么黑呢/一个万人大厂被小人所盘踞
- 第十六章 曲径通幽..... 270
这些人朝着无间地狱行色匆匆/一定受着利的驱使
- 第十七章 金蝉脱壳..... 287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逃生之门”
- 第十八章 患难姐弟..... 304
为什么帮助他们/因为我放不下这份初恋情结
- 第十九章 走南闯北..... 322
不要问我家在何方/我的家在梦里……
- 第二十章 龙潭虎穴..... 339
尸体上留下五个弹孔/是他戕害七条生命的回报
- 尾 声..... 357

引子

每当面对演绎最后辉煌的夕阳，我总会想起，许多年前的那个周日黄昏——

那是在外出调查的归途中，黄渡镇附近的吴淞江吸引了我。这一带江面豁然开阔，有如我顿悟时的心胸。四野苍茫静谧，夕照初现秀色，大有古诗的意境。我停车驻足，陷入色彩的盛宴之中。

春末夏初，太阳渐露峥嵘。经过一个秋季的调整，下探走低；又孵了一个冬天，低位盘整；随后，做了一个春天的暖身运动。那时那个叫厄尔尼诺的圣婴调皮捣蛋的频率还不高，暖冬现象刚刚露头，上海还是四季分明，不像十几年后的气候——春天短暂得让人措手不及，春衣未及上身就改穿短袖。经过暖身运动的太阳终于一扫慵懒的倦态，趋向发威。不过经历了一天轮回，太阳不如凌空高踞时那般咄咄逼人，刺得人眼睛无法仰视她的骄容。临近黄昏的太阳谦恭低调，把丰厚的积累化为金光，慷慨地撒向大地，袒露出一张红红的圆脸，一如我慈爱、宽厚的母亲。此刻仿佛百花仙子从九重天际撒下一篮玫瑰花瓣，尽染人间。天上追风的云朵演化为飞龙吼狮跃虎奔马。这群牛逼的动物一时间通体绯红，一个个像灌了半瓶马爹利，行动迟疑，醉眼朦胧。随着夕阳渐行渐隐，最终去了世界另一端，称雄一时的龙狮虎马失却太阳的爱抚将抱团取暖，聚成

浓厚的紫色云团，镶有华丽的金边。

可是，我没等到这个时刻，一个电话把我拽出与夕照共舞的梦幻。

手机没及时接，只看到一则短信，发自我的哥们赵孤雁。

“你母亲在柏树地段医院，快去。”

第一章 小路凶案

小路突现夜半惊魂/分明有人要杀人灭口

铃木牌摩托车风驰电掣，由东向西穿过华灯璀璨的淮海路，左转右拐地驶进一条幽静的小路。赵孤雁驾车载着我。小赵是我在犯罪心理学术研讨会上结识的朋友，在西浦公安分局检测科工作。扑面而来的晚风鼓起我的风衣，它的下摆像鲲鹏展开的翅膀。

嘎的一声，摩托车轮胎在洒落碎银的路面上刹住，那碎银是被梧桐树枝叶切割的月光。旁边停着一辆警车，看那尾灯闪烁，估计它刚刚呼啸而至。

我从车后座上纵身跳下，身穿警服的吴敏便迎面走来。她身材高挑，双眸明亮。此时，凭着碎片似的月光和光晕昏黄的路灯，看不真切她的表情，但从她的招呼声里，感受到她满腔热情：“陈律师。”

面对秀色悦目的女生，我五味杂陈，心打格仑，现出冷峻的目光，语气生硬地问：“林艳红的司机在哪？”

“那里。”她愣怔了一下说。

我想，她看到的一定是个冷硬的陈伊君。

循着吴敏手指的方向，看见一棵树下斜靠着个人影，身上衬了几个月光的斑点，如臬币。

我戴上手套疾步走去。绕过封锁带，到了跟前，从风衣口袋里掏出只微型手电筒，照向树下那个人的脸，先伸手凑近人中，试试，没有鼻息，又按了按颈动脉，没有搏动。没救了！我又从另一只风衣口袋掏出相机，对准死人“咔嚓”，镁光灯一闪。

“陈律师，我们已拍过照了。”女生在身后说。

我不理她，继续从各个角度对准那具尸体按快门，咔嚓，咔嚓……

收起相机，我才看见几个刑警正在小路上搜索。

看了一眼女生手里的取样塑料袋，我问：“发现蛛丝马迹了？”

“暂时还没有。”女生谨慎地回答。

“这是什么？”我指着那只透明塑料袋里的灰色粉末。

“一点点香烟灰，受害人身边发现的。”

“有没有烟蒂？”

“没找到。”

我再次撤亮手电，聚焦死者的脸，那是张毫无血色的脸，双目半合，嘴唇紧抿，似乎抿得紧了点，是不是死者生前故意这么做的？

“撬开他的嘴！”我果断地说。

警察从死者嘴里抠出一截香烟头，“中华牌香烟。”

“带回去检测！”女生当机立断。

这是位于市中心的一条寂静幽暗的小路，小得几乎被人遗忘。不远处有一家著名的大医院。两旁人行道上，法国梧桐树虬曲多姿的树干撑起的茂密绿叶，宛如一杆杆巨伞，既遮阳光又遮灯光。绿荫下，白昼偶有行人经过，入夜稀有人影出现。小路留给人颇多神秘。

小路东西走向，东端同样是一条草木葱郁、光影斑驳的小路，西端是一条车来人往的大马路。路的两侧高墙耸立，高墙内已濒临无人之境，白天尚有寥寥数人，夜间基本人去楼空，仅剩东端北侧那所大医院太平间里的死人。南首是某电子仪器厂，该厂正值产品滞销，生产停顿，薪水已半年没有来源，职工待岗在家，厂长四处奔走，用买卖厂房来挽救危机。当时的人都以“走”为上策：用银行贷款低价买进郊区田地造厂房，把黄金地段的厂房地皮高价出手，其中的差价还贷款、补资金漏洞、发职工工资，余下的供少数一两个人买房买车，乃至供养“小蜜”。挥霍一尽之后等待转制重组，收编。目前该厂正处在与有意向的几家接盘手洽谈之中，厂房暂且一片空寂。北面是一个地方戏剧团的驻地，它处于两难之中，运气远不如前者。戏剧式微，地方戏更无票房。地皮属于上级部门，无权出售。剧团的演职人员自找生路，走穴的走穴，改行的改行，唱堂会的唱堂会，办公司的办公司，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是没有拍戏演出的。偌大的排练场、实验剧院曾经装潢得金碧辉煌、流光溢彩，现如今眼睁睁看它成了一座古城堡废墟，进入欧洲中世纪遗产之列。

小路虽小，路面倒也与时俱进。车道最早是弹格路，有棱有角的花岗岩石头铺成，七高八低。自行车上去吃弹簧屁股。小孩子若仰头一跤摔倒在地，保证你后脑勺一个窟窿。后来挖去石头，浇上沥青，再后来掘去柏油，改成水泥路。近几年市民们呼吁水泥不吸热，不利于环保、生态，小路又和它的同类一起被挖去水泥，铺上沥青。人行道路面也时而花样翻新，柏油、水泥方石板、瓷砖，如今是镶拼的镂空地砖。大雨过后，你若不小心踩到一块松动的地砖，顿时泥水四溅，把你的皮鞋里里外外浇个淋漓尽致，还玷污了裤管或裙摆。只有那一棵棵老态龙钟的法国梧桐，几十年如一日，

默默无闻地站在人行道上，成为小路历史的见证者。在浓荫蔽日的柏油路上即使有小车和自行车窜过，也稍纵即逝，似一溜烟，像一阵风。

在这样一条小路上，尤其是夜深人静时，若有人遇上歹徒，再声嘶力竭地呼喊，也无人听见，太平间里的死人，更不可能爬起来救援。那他多半会神不知鬼不觉地一命呜呼。不过，这仅是凭空想象。在上海这个警力强、防范严的国际大都市里，这条小路以前从无险情发生。但眼下偏偏有一具尸首横在小路上。

他，就是那个失踪的司机。警察找到他时，他已经气断息无地躺在小路中段的一棵梧桐树下。据警医测定，咽气时间不长。这一点，排除了在别处杀害后搬到这里的可能，也就是说，这里是凶案现场。由于在夜里，又有树叶挡住路灯和月光，警察打着手电在小路上从东到西、从西到东来回搜寻，光束四晃。其实小路凶案不比密室杀人案，几丝毛发、一些指纹的价值不大，鞋印也派不上大用场，况且鞋印雷同的多，无非是皮鞋和旅游鞋，仅尺码有大小而已，再说凶手完全可能穿着平时不穿的鞋，作案后扔弃毁迹。事实也如此，几个来回的巡查一点收获也没有。就连死者躺的周围地上、墙上没有血迹没有凶器，没有任何异常之物，连一支烟蒂都没有。这样的话，忙到天亮也是徒劳。尽管如此，吴敏他们还是按照常规拍下了鞋印并采集了落叶、石子、纸屑和地上的尘埃，准备带回去化验、检测。

我到的时候，小路上的情形就是这样。

从死者嘴里抠出香烟头后，不多时收尸车拖走了尸体。

吴敏偃旗收兵。她要我坐他们的警车回分局。

我心里窝着一股子火气，恼自己智商不如老妈，居然没识破吴敏刚才登门调查的真实用意：套住我，为她破案“给力”，便冷冷

地说：“你们忙你们的，让孤雁送我回家！”

“孤雁，”女生转对小赵，“你用摩托车带陈律师，完成任务！”

我越发觉得这个女生不简单。绕到淮海路，小赵的摩托车跟在警车后面，继续向西驰去。

“掉头掉头，往东。我要回家！”我发觉不对，大声喊。

“我是执行任务！”小赵大声回我，“有话到局里说！”

说着，他开足马力，“别跳车啊，摔断了骨头，不要怪我！”

当时，我在家接到小赵的报凶电话，倏然想起他和吴敏是同事，同在西浦分局。这我竟早没想到，今天没想到的事太多。谜团解开，我大为光火，“姓赵的，原来你小子从中作怪。你瞎吹我什么，弄个难题给我做！”

“没办法。老兄，”小赵在电话里打哈哈，“她坚持查案，精神可嘉。她托我推荐能人。你是知道的，我圈子里算你最牛，出身侦探世家，本人出类拔萃……”

“牛个屁！我正要唯你是问，交友会的事！”我彻底省悟，交友会是个引我“出山”的花招。

电话又响，这回是家里的座机，又是小赵，“你还有完没完！”

“实在对不起！”小赵拖着哭腔，“大家是老朋友，求你原谅。交友会票子，哎，你真中招了不成？”

“中个屁！不要再耍我！”我正要再次拍掉电话。

小赵急促地说：“等等，听我说完，我就在你家楼下，我接受吴敏的指令，带你去现场！快下来吧！要不，我上去请你！”

我连忙到北窗前伸头往下看，一辆铃木牌摩托赫然在目。

我气极了，“简直是绑架！他妈的，凭什么我要换和你们的事？”

“吴敏说，你没拒绝她的邀请。你有异议，自己去跟她当面开销！你不去，我没法向她交代！”小赵几近哀求。

我十分无奈，披上那件每次出勤必穿的风衣，冲到楼下。

小赵的大嘴巴使我有自知之明，情缘离我还很遥远。那个交友会只不过是吴敏用来考察我的。她要找的是侦探拍档，而不是白马王子。所以引出一场“花拳绣腿”、“李小龙”的对话，我竟自作多情地上套，幸亏我还没到为之神魂颠倒的地步，可见我的情商太低，简直是情残！何况我一无所有，不配做她的白马王子。人家是将门虎女。难怪她这种异想天开的模拟侦探能够网开一面地获准实施。背景不一般嘛！

如果这个案子能够真相大白，那真是托前副局长的福。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吴敏挺身而出，那这个案子必定石沉大海！可我更希望她不用父亲前副局长的背景光凭其自身的能耐而坚持一查到底！但现实不是理想，否则没有现实与理想之分。

至于我，识破西洋镜之后，索然寡味。我坐上赶赴现场的摩托，是因为一时没缓过气来，跌进伤心、自责、羞愧、气恼、痛苦五味杂陈的糍糊里，拿不定主意。恨自己是呆瓜、呆鸟，把鹰隼的目光当作媚眼、秋波。

迎面掠过的阵阵晚风，把我吹醒。我意识到对自己要不要参与这个案子的侦查应该做个决断。可我的心情实在太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但不管怎样，我生活里不存在儿女情长，不存在心仪女孩，那个吴敏要么是毫不相关的路人，要么是纯粹合作的拍档。

“痛苦在我心上打个印烙”（臧克家）。我敢肯定，若再遇到这个女生，我身上的荷尔蒙和肾上腺都将进入冬眠状态。

终于从情感纠结中抽离出来，我解脱了！我能为之努力的只有维护道德和法律。而要维护道德和法律，就得无私无情无畏！心里的热情消失殆尽，怀揣着一颗冷冰冰、硬邦邦的心上路。我俨然换了一个人，一个面容冷峻、屏蔽私情的铁面人。以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换不回去，失去了原来的自己。

窝着一肚皮火气，我闷声不响、脚步机械地跟着小赵走进西浦公安分局大门。虽说深夜，大楼里灯火通明，我此时并不关心这里的人们在干什么，自己倒好像被人押送来似的，身不由己。上了楼梯，穿过三楼走廊，来到那间“专案”侦查办公室。

三四十平方米的房间，仅在最里面放着三张桌子、三把椅子和一只文件柜，显得空空荡荡。唯独吴敏桌上一瓶黄色郁金香给屋内增添一点亮色和女性的韵味。

吴敏正在翻腾东西，见我们进去，指指另两张桌子前的椅子，请我们坐。

我毫不领情，没有碰椅子，站着，身子倚着桌子，双手抱在胸前。小赵惊慌失措，见我不坐，也没落座，靠着另一张桌子。三人的位置正好形成三足鼎立。

没等我开口，女生说话了，声音依然刮勒松脆，“坐呀，这房间是临时给腾出来的。”指指进门的空间，“明天会搬张会议桌摆在那里，以后围着桌子分析我们的案子。”

那是你们的案子，不是我的案子。我心里说，按捺住火气，冷冷一笑，“吴队长，我是来告辞的。你先前误会了，没有拒绝不等于不拒绝。不该叫小赵强行绑架我！”

“强行绑架？”女生一愣，惊讶地抬眼看我，“你认为这是强行绑架，那你走吧！”

“再见。”我转身就走。

就在我扭动把手开门时，只听女生叫道：“等等！”

我停止脚步，没扭头也不转身，仍面对门，室内的气氛势如两军对峙。

“又怎么啦？”我保持警觉地问。

“说清楚理由再走。”

我怔了怔，不是回答不出，而是给气堵住了。理由，还需要理由吗？

她紧接着说，“没理由吧。相反，要你留下的理由很充分。首先，你总要等烟头检测结果吧，这可是在你的指令下找到的。其次，先前你对这个案子兴趣还挺浓，怎么突然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真是莫名其妙，请说明原因。”听上去，她还挺委屈的。

我回头狠狠盯了眼小赵。小赵心知肚明，很不自在地挪了挪身子，对女生说，“我回检测科看看。”

“行。”女生边说边打开翻出的金属盒子，倒出一大把小包装食品，塞进一只食品袋，递给小赵，“德国巧克力夹心饼干，很香，慰劳大家。”

小赵这厮从我身边经过，临出门还幸灾乐祸地朝我挤眉弄眼，又随手把门关上。我恨不得叫他尝尝我“花拳”的滋味。为了克制内心的怒气，我转身到窗前临风站立，口气依然冷冰冰，“理由你应该清楚，一，我是律师，不是警探；二，司机死了，事情明朗化，分局肯定会重新立案，警力绰绰有余。”

女生走到我身边，把一只冒着热气的杯子搁在窗台上，浓烈的咖啡香味直冲我的鼻子，“哥伦比亚咖啡，新西兰奶粉调的，请喝。听我说，本来受害人少了只手，就说明不是一般车祸，局里居然草草结案，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有猫腻。现在死了目击证人，比先

前更说明问题。我估计也不会大改善。你想啊，分局立案由刑侦队负责，还用得着我模拟侦查吗？即使由我负责，增加的人员涉及复杂的人事关系，扯皮的事就多，对办案不利，甚至栽进死胡同。倒不如让我们几只成不了气候的菜鸟迷惑阻止破案的人。”

对“扯皮”我也有同感，心开始软化。

她继续说：“倒不如请你这个局外人帮忙，省事。哦，你虽不是警探，但有案缘。”

“什么意思？”我心里苦笑，没有情缘，反倒引出案缘，这可不是我要的。

“你和这个案子有缘分，对它分析一针见血。想到从司机身上找缺口，司机就被人杀害，想到查司机的嘴，嘴里果真有烟头。”

“那是旁观者清，我并不高明。”

“你能把脉搭得这么准，已经不容易。要知道，你对这个案子只了解个皮毛。”

“皮毛，怎么说？”好奇心又占了上风，渐渐放松了上套的警惕。

“跟我来，我给你看些东西。”

我不由自主跟她走到桌边。她利索地搬过一把椅子放在她桌子的横头，又转身开锁，从文件柜里抱出一大叠牛皮纸文件袋。

“这是什么？”我终于坐到椅子上，看着那叠文件袋。

“关于林艳红案子的记录。这个人太复杂，光你母亲就随口说出她那么多故事，她身上隐藏多少故事？”她想了想问我，“你听说过章水莲贪污案吗？”

章水莲贪污案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被告人利用经手保管现金的职务之便，先后贪污人民币十万余元，并和恋人共同挥霍殆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判决被告人犯贪污罪，判处死